

說文解字引書考

全

說文解字引書考

卷一

說文解字引書考敘例

許君引書主於孔氏。案漢書藝文志傳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孔安國悉得其書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儒林傳傳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號徐敖。敖授平陵塗惲。後漢書賈逵傳傳逵父徽受古文尚書于塗惲。逵傳父業數爲章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據此是賈逵古文尚書之學於安國爲七傳。一脈相承。歷歷可溯。所受之本卽孔氏壁中本也。許君從逵受古學見於其子冲上安帝書。故許君於書宗孔氏矣。今孔壁真本不傳。幸賴說文所引猶得窺其一二。

後漢書儒林傳又傳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案杜林本傳林於西州得秦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以示衛宏。徐巡宏巡益重之。後人或謂秦書不本於安國而疑馬鄭非孔本。且疑許君受之於賈亦爲秦書者。或謂秦書卽科斗。科斗卽壁書者。愚以爲杜林

傳古文尚書是一事。其得泰書又是一事。漢書藝文志錄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泰書僅一卷。必非古文之全。竹簡繁重。使爲全書。何能握持。蓋林本治古文。偶然得此古寫殘經。足以印證所學。故視同球璧。亦猶今人之得唐人寫本說文玉篇切韻殘卷耳。然則賈氏世傳孔學。其所作訓。固依孔本。卽馬傳鄭注。亦孔本也。今三家之作皆佚。許君引書證字。所解字義。當必多本賈訓。馬鄭傳注。散見經典釋文諸經義疏及羣籍中者尚富。故亦未之。以與許說互參焉。

漢書儒林傳又稱。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案古文說與古文字不同。說者說其義也。今史記述尚書之文。多以詁訓字易之。疑卽受之安國。安國以今文字讀之者。蓋以今字釋古字。卽所謂說也。然其所說之字。本爲古文。故謂之古文說。或者誤解。以爲安國用當時隸書對讀古文。此惑於僞孔傳序隸古定之言。非也。又有疑太史公爲今文說者。更非也。許君所引經文爲古本。而所說字義多與太史公所易之詁訓字相合。故今凡說文引書有爲史記所載者。則未史記

證之以見子長叔重尚書之學異流而同源也。

晚出古文尚書及孔傳唐人依之以作正義宋儒疑之至清儒而偽讞乃定然作偽者其於二十五篇經文固攬拾傳記比綴彌縫若故有之卽傳文亦莫不怡然理順有符倉雅蓋不如是則其偽不售也今考許君所引經文偽傳訓義十之八九與許說同此由作偽者知許宗孔氏故卽襲用許說使後人讀其書以爲許用傳說則益信其傳之真出於孔也清儒攻偽傳者殊眇及此故今凡偽傳之合於許說者並摭出之以爲偽傳之反證

漢書藝文志六藝畧書家有周書七十一篇班氏自注周史記顏師古注曰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說文引之僞逸周書亦或單僞周書無逸字朱右曾謂周書僞逸昉說文不逸而逸無以別於逸尚書故宜復漢志之舊題愚案尚書百篇中本有周書而此在彼中周書之外故許君冠逸字以別之耳其無逸字者段玉裁以爲或詳或畧錯見愚疑傳寫者或偶奪之同爲一書許僞不應或逸或否也今逸周書已殘就其存者以觀許君所引有不得其篇次者後人

彊傳之。究莫能通其義也。注逸周書者。舊止晉五經博士孔晁一家。然則許君引之以證字義。文雖無多。其說彌足珍矣。清人校釋是書者。以朱右曾爲較善。遇有異同。亦從許引爲正。故今附引逸周書考於引書考之後。

說文解字引書考字目

卷一

崇 珣 玠 璩 琤 琨 蟪 玕 蓀

蕪 牯 齊 咈 逾 返 迤 逌

退 躋 醵 謨 諭 試 誠 詞

誦 誦 諱 謬 謬 誦 詵 詒 昇

褻 故 敷 攷 攷 攷 攷 攷 攷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𦵏

卷二

倂
气
假
苾
泉
隼
籲
卽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𨾏

𤝵 𤝶 𤝷 𤝸 𤝹 𤝺 𤝻

懋
念
懺
慙
懃
基
荷
維

浩
洙
澣
洹
川
零
璽
闢

稻 柯 達 政 娒 婁 戕 爻

緇
 素
 繪
 絳
 載
 瑯
 母
 聖

圮 壘 棚 訥 勸 勗 鏤 鏗

銳
凭
韶
陞
陶
育

附引逸周書考字目

𦵏
𦵐
𦵑
𦵒
𦵓
𦵔
𦵕

立句
匪

說文解字引書考卷一

衡陽馬宗霍

崇

示部

燒柴焚燬以祭天神。从示。此聲。虞書曰：「至于岱宗崇。」仕皆切

○禋。古文崇。从隋省。

至于岱宗崇者。堯典文。今在舜典。而書正義謂孔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分出舜典。則是初本不分也。今

書作崇。史記五帝本紀述此文同。許引作崇。訓曰：燒柴焚燬以祭天

神者。崇說。文木部云：「柴。小木散材。」是柴乃祭天所燔之物。非祭

名也。爾雅釋天云：「祭天曰燔柴。」禮記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

天也。」皆謂其事。亦即許說之所出。陸德明尚書釋文引馬融曰：「

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史記裴駟集解引鄭玄云：「柴祭東

嶽者。考績柴燎也。」公羊隱八年傳徐彥疏引鄭注作馬就告天之

禮言。故曰加牲。鄭就巡狩之制言。故曰考績。二義又與許說相足也。

偽孔傳云：「燔柴祭天告至。」即用許義。因燔柴祭天遂命此祭曰

崇。故燔柴之字當從木。今大徐本說解燒柴之柴作崇。蓋涉本篆而誤。小徐本及爾雅釋文殷敬順列子音義集

前類篇韻會引祭名之字當從示。本經此文主巡狩祭天而言。自以

許引作紫為正字。敦煌唐寫本尚書釋文殘卷舜典篇紫下云「說

則下引說文必是作紫從此示若亦作紫與正文無別何為引之此乃寫本筆誤作紫既借字也。漢世諸引

尚書者率作紫。惟漢書楊雄傳甘泉賦「欽紫宗祈」樊毅修華嶽

碑「紫燎埋埋」猶用本字。紫下又錄古文禱者紫從此聲。古音在

脂部。禱從隋省聲。古音在歌部。兩部通轉最近。故紫古作禱。段玉裁

古文尚書撰異謂禱字為壁中尚書。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亦謂

孔壁古文有作禱者。愚謂此或古文尚書有別本。故許君並存之耳。

不必定出孔壁。

珣

部玉

醫無閭珣玕琪。周書所謂夷玉也。以玉。旬聲。一曰器。讀若宣。

相倫切

夷玉者。顧命文。釋文引馬融云「夷玉。東夷之美玉」。孔穎達正義

引王肅說同。又引鄭玄云「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許於珣下偁

之。而訓珣為醫無閭珣玕琪者。說文無珣字。集韻十八諄類篇玉部引玕作璆。所以證異名也。

考爾雅釋地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蓋即許說所

出。故邢昺爾雅疏亦引說文此條以為證。鄭注正與許合。馬注亦本

爾雅單云美王者舉其質略其名也。爾雅言東方鄭言東北者周禮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蓋舉正曰東舉隅則曰東北鄭又兼取周禮也。段玉裁謂『珣玕璢合三字為玉名蓋醫無閭珣玕璢皆東夷語』其說近是。知夷王之夷乃舉地而言偽孔傳訓夷為常然不解常王之義未知何據。孔疏亦謂未審孔意如何也。

玕

王部

大圭也。以玉介聲。周書曰稱奉介圭。古拜切

稱奉介圭者今周書無此文。案顧命曰『大保承介圭』康王之誥曰『賓稱奉圭兼幣』當篇序文正義謂『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是兩語古本並在顧命之中。許或隱梧而舉之也。王鳴盛尚書後案以為所引即下句。今書圭上無介字。此偽孔所刪去。段玉裁則謂許君偶誤合二句為一似皆未然。介本訓畫圭以玉為之。正字當作玕。爾雅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玕』即許大圭之說所從出。經文作介。段借字也。詩大

雅高錫爾介圭字亦作介郭氏爾雅注引詩作玕就雅改詩也鄭君箋詩引爾雅作介就詩改雅也先儒以經釋經多此例非爾雅別有作介之本毛詩別有作偽孔傳釋為『大圭尺二寸』蓋兼採說文爾雅之義江聲尚書

集注音疏云『介讀為玕』自謂本爾雅郭注實亦本之說文也然許偁周

書仍作介者。素爾雅釋詁云。『介大也。』蓋介之本義雖為畫。但其字從八。八別也。能分別者必大。故引申之。介亦有大義。玠以介為聲。訓曰大圭。故許君引之以證聲中之義。非證本篆也。類篇玉部玠下云。『說文引周書稱奉玠圭。』韻會十卦云。『說文引周書稱奉玠玉。』玉字固非。玠字亦校者依本篆改。不足據。集韻十六怪引說文全與今本同。可證也。陳喬樞今文尚書經說考。乃謂『作玠圭為今文尚書。近刻說文玠下引書但作介字。非是。』不悟作介字宋刻大小徐本皆然。且有集韻足資旁證。非近刻也。

璪

部王
玉飾如水藻之文。从玉。鼎聲。虞書曰。璪火飴米。子膳切

璪火飴米者。皋陶謨文。

今在益稷篇正義謂孔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分出益稷又言馬鄭王合此篇於皋陶

謨則知古本不分也今書作藻火粉米。釋文云。『粉米說文作飴。徐米作絲。』

案說文甫部無飴字。糸部有絲。云。『繡文如聚細米。』陸氏以作

絲者為徐邈本。則所見說文與今異。

嚴可均據釋文所列謂六朝舊本作飴。今糸部絲下脫重文。

耳。璪者。許訓為玉飾如水藻之文。本經下文言。『以五采彰施于五

色作服。』乃為衣飾。段玉裁說文注。因謂『虞書璪字。衣之文也。當

從衣而從玉者。段借也。衣文玉文皆如水藻。聲義皆同。故相假借。非衣上爲玉文也。』其古文尚書撰異又曰。『今本作藻者。蓋孔安國以今之文字讀之也。尚書大傳虞傳璪火字五見。然則今文尚書與壁中古文同作璪也。』江聲則謂。『璪是玉文。刻爲水藻以爲飾。故字從玉。此繡文名璪。字亦從玉。明與玉飾水藻之文同。』愚案說文無璪字。玉篇有之。蓋爲後起之別體。段氏謂衣文當從衣者非也。大傳出自伏生。史記儒林傳言。『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漢書藝文志儒林傳說同。是伏生雖以今文爲教。其所藏者亦是古文。然則大傳可謂今文之說。至本經之字。未必盡易爲今文。許引作璪。既與大傳合。正可證孔壁與伏壁同字。不必謂今文與古文同字也。古文多假借。衣飾取象於水藻。則作藻實爲正字。江氏因尊古文。必謂繡文與玉飾同。似以璪爲正字者亦泥也。隋書禮儀志七。虞世基引大傳作藻。蓋依孔本。改大傳。陳祥道禮書引大傳。『璪火赤也。』隋志引作。『藻。純白。火。純赤。』斯又伏生沒後。歐陽張生輩

各記所聞

見鄭玄大傳敘

容有出入。流傳不同。可視為今文說之自異。而要

皆非許君之所取。孫星衍謂『許云璫玉飾如水藻之文者。言璫火

象冠玉之藻文。謂之璫火。亦當如大傳云璫火赤也。』此則從禮書。

陳喬樸謂『大傳明言藻純白。說文玉部引虞書。據古文也。古文作

璫。從玉旁。玉以白為貴。故璫純白也。』皮錫瑞說畧同。以為『大傳

藻純白者。即玉藻之藻。』王先謙尚書孔傳參正用其說。謂『飾衣

以玉藻之文。故色純白。字從璫為正。』此則並從隋志。而皆牽說文

以合大傳。是謂許字從古文說。從今文矣。恐不其然。且鄭君大傳注

云。『玄或疑焉。璫水草蒼色。』則知以色為別者。或赤或白。皆與璫

義不相應。鄭君亦所不取。愚謂許以玉飾為璫之本義。而以如水藻

之文釋之。是其偶書亦但取義於文。無取於色。偽孔傳云。『藻。水草

有文者。』正義申傳引『顧氏名彪取先儒等說。以為藻取有文。』

實皆本之許說耳。又案儀禮聘禮鄭注。『今文繅作璫。』禮記玉藻

釋文。『藻本又作璫。』可見璫字在尚書為古文。在儀禮為今文。在

禮記則與藻通作。斯又各經傳本之異。未可執禮經以例尚書。而疑

許偁書亦為今文也。

琨

部玉 石之美者。以玉。昆聲。虞書曰。楊州貢瑤琨。古渾切 ○瓊琨或

从貫。

楊州貢瑤琨者。禹貢文。

說文引禹貢多偁夏書。此云虞書者。桂馥謂本偁虞夏書。後人亂之也。 史記夏

本紀述此文同。釋文引馬融本作瓊。即琨之重文。漢書地理志引亦

作瓊。段玉裁謂『今文尚書作瓊。古文尚書作琨。故說文並列之。馬

本則同。今文者也。』愚案馬許同。沿古文尚書。琨瓊之異。蓋古文有

別本耳。琨從昆聲。古音在諄部。瓊從貫聲。古音在寒部。合韻最近而

又雙聲。故琨或作瓊矣。許訓琨為石之美者。偽孔傳云。『瑤琨皆美

玉。』與許異。釋文云。『琨。美石也。』從許不從傳。正義曰。『美石似

玉者也。玉石其質相類。美惡別名也。』此亦用許說訂傳。而又欲通

之。故云似玉相類。其引王肅注。『瑤琨。美石次玉者也。』則王氏解

琨亦與許合。

玼

部玉 珠也。从玉。比聲。宋弘曰。淮水中出玼珠。玼。珠之有聲。步因切

○蠙。夏書玼从虫賓。

蟻珠者。禹貢文。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述此文同。許以蟻爲玼之重文。云『夏書玼從虫賓。』糸部又云。『紕讀若禹貢玼珠。』是許所見禹貢兼有作玼之本。蟻爲古文。故以夏書系之。玼爲今文。故以讀若存之。此引經互照之例也。史記司馬貞索隱云。『蟻一作玼。』漢志顏師古注云。『蟻字或作玼。』蓋卽因尚書此文有兩作本。而史漢傳本復各異。故亦蟻玼錯出也。禹貢釋文云。『蟻字又作蚘。』韋昭薄迷反。蚌也。『此所引卽韋氏漢書音義中語。然考說文蟲部蚘爲蠶之重文。云『大蠶也。』非蚌之謂。則蚘當爲玼之誤。疑後人以韋注訓蚌。妄改從玉爲從虫。而不悟失其義也。許訓玼珠也。僞孔傳云。『蟻珠。珠名。』蓋卽本之許說。珠出於蚌。蚌實生珠。從其成珠而言。則字作玼。從珠所自生而言。則字作蟻。唐韻十七真。蟻珠母。從玉從虫之分。蓋在於此。正義申傳曰。『蟻是蚌之別名。此蟻出珠。遂以蟻爲珠名。』然則作蟻爲段借字。故許以玼爲正篆也。蟻從賓聲。古音在眞部。玼從比聲。古音在脂部。二部本不同類。段玉裁謂其得爲古今字者。雙聲語轉也。

玕

部玉

琅玕也。从玉，干聲。禹貢：雒州球琳琅玕。

古寒切

○瑱，古文玕。

雒州球琳琅玕者，禹貢文。小徐本球作瑯，史記夏本紀述此文同。瑯

卽球之或體。然許引經不在瑯下，則大徐本作球爲是。又案琨下偁

楊州貢瑤琨，以彼例此，則此條雒州下亦當有貢字。今無者，疑轉寫

奪之也。許訓玕曰琅玕者，琅玕兩字一名。許琅下云：『琅玕似珠者，

』義具彼篆。故此但云琅玕矣。王充論衡率性篇曰：『魚蚌之珠與

禹貢琅玕皆眞珠也。』

此從段氏核定，今本譌亂不可讀。

許訓玕爲珠，訓琅玕爲似

珠者，似珠則非眞珠，是許意以出於水者與出於土者有別。與王充

說畧異。陳喬樞以論衡爲今文尚書說，知許說古文說也。詩大雅韓

奕孔疏引鄭玄書注云：『琅玕，珠也。』蓋鄭君於書雖宗古文，亦兼

用今文說。僞孔傳云：『琅玕，石而似珠。』

史記夏本紀集解引正義作石名而似珠者。

申傳謂：『說者皆云琅玕石而似珠者，必相傳驗實有此言。』不悟

僞傳卽襲用許說耳。玕下又出古文瑱者，段玉裁謂：『蓋壁中尚書

如此，干聲旱聲一也。』愚謂此或古文尚書有別本，故許君並存之。

與紫褚並存同例，不必定出孔壁。